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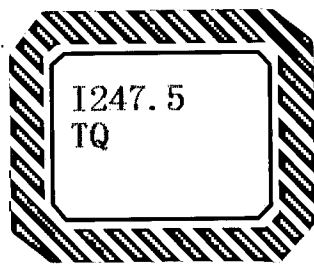
深圳拳王

田青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深圳拳王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深圳拳王/田青 著

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6.1

ISBN 7-104-01815-8

I. 深… 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II. 1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0640 号

书 名	深圳拳王
作 者	田青 著
出 版	中国戏剧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戏剧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尹龙云
封面设计	陈约峰
印 刷	广东省商业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	180 千字
印 张	7.06
版 次	2006 年 1 月第二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0001—5000 册
书 号	ISBN 7-104-01815-8/I.732
定 价	28.8 元

(一)

深圳的那年那月，山道崎岖，虎狼遍野，山贼横行，兵匪俘掠。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山民为了求得一线生机，请拳师，聘高徒，男习拳女舞剑，习得一手高超的武术以求得唯一的出路。

四和村有个刘闻飞，他的个子胖胖的，手团圆脚短，结实有力，十岁入学堂，是个灵敏好学的孩子。他的老师是个武状元，穷愁潦倒，落魄在四和村执教。老师对刘闻飞爱如至宝，闲时带刘闻飞去树林子玩，同学问他做什么，他守口如瓶。同学叫他胖哥儿，他却以“哥儿”为荣。村中的阿明与他最好，有粒花生米也掰一半给他吃。每天晚上，刘闻飞带领几个村中小青到阿明家里温习功课。因阿明家里较为富裕，开的灯比谁家的都亮。刘闻飞家里穷，开个小小的灯都是爸爸用小瓶子自己制的，火苗比黄豆仔还小，房子黑又窄，坐不上三个人。阿明的妈妈和蔼可亲，很得刘闻飞敬重。故此，阿明的家成了村童最快乐的场所。

这一晚，刘闻飞带着阿春、阿贵去阿明的家里温习功课，阿明家的正堂上摆着一张八仙桌，上面开着一盏长灯筒的大灯，灯筒有八寸长，把屋照得亮堂堂，四人围着桌子温习功课，各人“沙沙”地写着字。

刘闻飞很快地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做完了，他把笔放下，伸伸腰，打个呵欠。

“闻飞，你的作业做完了？”阿明问道。

“这几道小题目，不用吹灰之力。”刘闻飞骄傲地说。

“给我看看。”阿明说。

“没有100分也有99分，啰，看吧。”刘闻飞把作业递给阿明说。

“你的算术题字写得像蜘蛛脚，七窍八绕的，六十分也不值。”阿明说。

“我只求题目做对，不管字写得好不好。”刘闻飞说。

“闻飞急着把作业做完，争取时间去武术馆偷师嘛。”阿贵说。“他要学方世玉打擂台，拳打东西两广，脚踏苏杭二州嘛。”

讲起那方世玉打擂台，刘闻飞听了确是五体投地。刘闻飞想：方世玉十三岁打败强手，我十六岁了比不上他一只左手，太惭愧了。刘闻飞恨不得把武功学好，把天下恶徒消灭掉。

前不久，村里来了一个外地人设拳馆教徒，每天晚上召集一班青年在祠堂里闭门习武，每人收费20元。刘闻飞几次想进去，都给他们赶出门外，他只好透过门缝偷师习武。看着看着他喃喃自语：不知耻的东西，敢到我村设馆教徒，比不上我的武状元老师的半个拳脚。刘闻飞看到武馆散场他才溜回家去。

“闻飞，你对武功那么喜爱，偷了多少师，打一手给我们看一看。”阿贵说。

“他们坐的屙屙马不值我一学，没有我放个屁那么有劲。”刘闻飞说。

“闻飞呢，你不要那么骄傲，你的屁能吹灭这盏灯我就服你。”阿明指着桌上的灯说。

“如果我能用屁把你的灯吹灭你奖我什么东西？”刘闻飞说。

“奖给你一条糖。”阿明说。

“我们四个人，一条糖分不了半，我不干。”刘闻飞说。

“给两条。”阿明道。

刘闻飞一听“屙”的一声跃上八仙桌，把裤子一扯，蹬着马步，肛门对准灯筒，“呲”的一声放了个空屁，灯火仍在亮着。

“刘闻飞，你的小乖乖怪可怜的，不怕羞死人。”阿春说。

“听着。”刘闻飞大叫一声使出吃奶之力，“沙”的一声，灯火灭了，全屋一片漆黑。

“闻飞真了得，一个屁能把灯吹灭，阿明，你这两条糖给定了，快把灯点亮吧。”阿贵高声叫着。

阿明摸着火柴划燃去点灯时，八寸长的灯筒装满了粪便，臭味难闻。

刘闻飞已把裤头束好，跳在地上了，憨憨地对着三人只是笑。

阿明手拿着的火柴给风吹灭了，屋里又是一片漆黑。

“阿明，糖哩。”刘闻飞说。

“你不是用屁灭灯，而是拿屙压火，哪算什么功夫？”阿明说。

“拿屙灭灯也是功夫嘛，快给我们糖吃。”阿贵说。

阿春捧腹大笑，笑得倒在地上。

“阿明，你们黑天默地的在闹什么？”阿明的妈妈听到孩子们笑声朗朗，她不见天不见地的摸着黑走过来说。

孩子们一听一窝蜂似地往外拥去了，把阿明的妈妈撞得四脚八叉地倒在地上。

阿明妈妈站起擦亮火柴一看，灯筒堵满了粪便。她点亮了一盏小煤油灯，望着离去的孩子们又好气又好笑。看着桌子上乱七八糟的作业本，又不忍心地

把本子收好放入各人的书包里。

阿明的妈妈望着门外叹了一口气，然后把灯筒取了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捧着灯，轻手轻脚地走向厨房后的洗手间洗涤。

“我们去武术偷师去。”走在野外的刘闻飞说。

天黑地暗，刘闻飞领着阿明阿贵阿春直向武馆而去。

武馆设在村中央的祠堂里，刘闻飞他们来到门旁，厚实的木门紧紧地关着。刘闻飞透过门缝，屋里的梁上吊着一盏汽油灯，光华四射，照射着年轻壮实的小伙子在练武。矮胖子拳师站在一旁指教着，刘闻飞看着看着，恨不得把这木门蹬破走进去练个够。

“闻飞，这有什么好学的，夜深了，明天还要上学，我们回家休息去吧。”阿明说。

“丢哪妈，这个臭师付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的老师武状元才是真功夫。我长到十八岁定比他强千百倍。”刘闻飞一脚蹬在木门上说。

阿贵搬来一块石头往门上砸去。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惊动了屋内练武的小伙子齐奔而来打开门。

他们一听开门声，如惊弓之鸟，“呼啦啦”一阵四散开去，只有刘闻飞站着不动。

“你怎么搞的？把木门都砸坏成这个样子，你赔得起吗？”刘敬龙抓住刘闻飞的头发怒吼道。

刘闻飞顺势一蹲一跃，双手揽住刘敬龙的颈项，两脚夹住他的腰胯，如同蝙蝠抱梁。刘敬龙打也不是，动也不得。

一伙青年人拥来，刘闻飞一见人多势众，他的双掌攀住刘敬龙的两肩，腹收臂张，“呼”的一声从刘敬龙的头顶跃去，落在五尺外，返身两手叉着腰瞪着马步怒视着刘敬龙。

“这个小子是个什么人？”拳师走来说。

“我是本村刘闻飞。你算什么鸟拳师，坐的马步屙屎不像屙屎撒尿不像撒尿，却来我村收徒教武，简直是个骗子。”刘闻飞气愤地说。

“你这个毛头小子，敢在老虎头上捉虱，老子给你点厉害看看。”拳师一声怒吼跃步上前擒拿刘闻飞。

刘闻飞眼灵脚快，“嗖”的一声像条泥鳅似的在拳师裤裆底下溜了过去，站在拳师的背后气呼呼的怒视着。

拳师扑了个空，像狗啃屎似的趴在地上，刘敬龙上前把他扶起，给他扑灰拾

帽。

“丢哪妈，我这个堂堂的大师傅却败在这个毛头小子的手下，今后还能有面子在此开拳馆！”拳师想罢急转身又去拿那刘闻飞。

“闻飞，你能与拳师斗呀？”站在黑暗中的阿明高声叫着。“我们快走呀！”

刘闻飞一听，向拳师掷去一句：“狗师傅，今后见。”他的声音还没消失，人已不见了。

(二)

翌日黄昏，刘闻飞在山上砍了一担柴禾回到家门，屋顶上站着的一只自养的鹁哥“咔咔”地飞扑在他的肩上。刘闻飞把柴禾一放取出腰间的竹匣子，把肩上的鹁哥引下托在手掌上，一只蜢一只螭地喂着鹁哥吃，它吃饱了“呼”的一声又飞上屋顶去。

爸爸早上挑柴去深圳圩卖，已赶回家了。爸爸看着可爱的儿子，心里甜滋滋的，取出袋里几粒猫眼糖递给儿子吃。

“爸爸，深圳有多大？”刘闻飞边吃着猫眼糖边问道。

“大不了我们的村子多少。”爸爸说。

“听说深圳有戏做，有书店，你为什么不买小人书给我看？”刘闻飞说。

“你要看什么书？”爸爸反问道。

“武松、鲁智深，还有孙猴王。”

“为什么要看这些书？”

“他们很好打，我如果学上他们的武功就不受那个鸟师傅的气了。”

“只要你勤砍柴不给爸爸挑去深圳圩卖，爸爸什么都舍得买给你。”

“爸爸，我一下课就上山去砍柴，包你三天有一担柴禾挑去深圳街卖。”

父子俩谈兴正浓时，那边走来一个矮胖个儿。

“刘德兴，你可厉害啊，养下了这个狗儿子不知天高地厚，我这个拳师他都敢看低！”矮胖子拳师气呼呼地走来说。

刘德兴一听脸色铁青，他知道这个拳师是深圳地区的一霸，名叫陈官德，别名烧不烂，借着一点拳术吓人，奸淫邪道，无恶不作，政府追捕他，他跑到山村借着教武藏身。

“飞仔，你怎么得罪了拳师大人的？”爸爸惊恐道。

“我哪有得罪他，他瞧我这个小孩不起，不给我学武。”刘闻飞说。

“你这个小子，在我的徒弟面前说我坐的马步不像撒尿又不像拉尿，我还有面目在此授徒吗？无论如何我也要和你的狗儿子比个高低。不是我死就是你活！”拳师气恨地说。

“拳师，我们都是大人嘛，和十五六岁的孩儿过不去，那就不像话了。”爸爸说。

“丢哪妈，连你做爸爸的都是这样，我这碗饭在四和村吃不下去了，我就是和你比！”拳师一步上前揪住刘德兴的衣襟吊在半空说。

“拳师，请莫动气，我今天卖下的柴钱请你的徒弟们吃吃谈谈，和解和解好吗？”爸爸说。

“不成，我就是要和你的儿子比，明天十一时在村外的河沙坝上见个高低！”烧不烂说罢把刘德兴摔在地上拂袖而去。

“衰仔，你无事生非，老子非把你的脚骨打断不可！”爸爸气呼呼地抡起担挑对着刘闻飞的脚上扫去说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刘闻飞一个小跳跃出三尺余外。爸爸挥舞着担挑追打刘闻飞，边追赶边叫着：“你这个衰仔，你不是我的儿子，从此不准你回我的家。”

爸爸从没动过那么大的气，他一气之下瘫坐在地上。刘闻飞跑了几步回头一看，见爸爸气喘不上来，他三步两脚走回来抱住爸爸痛哭。

“爸爸，我不能没有你啊！”刘闻飞哭着说。

“儿呀！人家是大师傅，还说给他打倒的人不计其数，你怎能是罪他呀！爸爸起说，拳师要寻你较量，我只生了你一个儿子，没了你，爸爸也活不了。”

“爸爸，他有什么了不起，我才不怕他哩。”刘闻飞说。

“儿子，拳师很凶恶，他的徒弟们把他的功夫吹得神乎其神，人人都怕他三分。你有什么妙法对他？”爸爸说。

刘闻飞看着屋檐搁着的一只牛罐筒，想起了那天与村童到山上去放牧，他们把牛一放就跑到沙滩上去玩，大牛和大春用沙子打架，大春给大牛用沙粒打蒙了一只眼睛，在地上翻滚嚎哭，哭得死去活来。“妙妙妙！”刘闻飞想起个妙计，高兴极了。

刘闻飞走去屋角，拾起牛罐筒说：“爸爸，牛儿有病，你用这竹筒罐喂牛吃药，它今天对我可能有用场了。”刘闻飞说。

这个牛罐筒没两尺长，能把拳师打倒？“爸爸惊奇道。但又一想，儿子是个

一点即明的精灵鬼，他听罢点点头说：“只要你没事，爸爸就放心了。”

刘闻飞向爸爸如此这般的说。爸爸听昨眉飞色舞，心想，儿子啊！你生来如此聪明，又如此可爱，爸爸不枉养下你了。

刘闻飞取下削篾刀走到屋背的竹林里，他左挑右拣，选了一根竹节长。孔洞大的竹子砍下来，裁成六尺长，削得溜滑溜滑的，竹竿的一头斜斜削去小半截，成了一个签形。比比看看，筒里可装一斤砂子，他摸摸看看，满意了，扛着回家去，悄悄地放在屋角里。

夜深了，刘闻飞坐在小桌旁，他是个六年级学生，却写得一手好毛笔字。展纸磨墨，在大红纸上写下——有胆量的狗拳师在本日十时正到村西头的河沙滩上比个高低，签上“刘闻飞”三个大字，悄悄的拿到村中央的祠堂门贴上。

烧不烂早上起床开门看到墙上贴张红纸街照，不看还可，一看火冒三丈，气愤地把街照扯了下来。“嘿嘿嘿，狗小子，还未褪下奶味儿，不知天高地厚。”拳师望着那边刘闻飞的土屋子“嘿嘿”地笑着说。

“师傅，早早的人还没起来，你却那么早早起来，何来的这般高兴？”刘敬龙来说。

“刘闻飞这小子把屎撒到我的头上来了，你看。”烧不烂把刘闻飞写的街照递给刘敬龙说。

“师傅，刘闻飞不是好惹的。”刘敬龙说。

“大炮打蚊子，太没味儿的。”烧不烂说，“到时你看吧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烂。”

日近中天，村民听说烧不烂与刘闻飞在村外的河沙滩上比武。他们又好奇又觉得可笑，还有点担心。全村的人都来看热闹。

刘闻飞肩扛竹竿走向沙滩，烧不烂腰束红绸带，打着脚绑，好不威风地往刘闻飞站立的地方走来。

周围看热闹的人们密匝匝的围了一个月牙形，他们窃窃私语；有的说刘闻飞确是俏皮捣蛋，有的说一个堂堂的拳师与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儿比高低，太没意思了。阿明、阿贵、阿春站在高坡上，他们气得脸儿绷得紧紧的，恨那晚惹了祸，把闻飞送上断头台，失去了一个好伙伴。

刘闻飞前脚一弓，后脚一扯，把竹竿扞进沙里一尺深说。“拳师，请手下留情，平地我打你不赢，但在这沙滩上打不赢你，我定能走赢你。”

“好小子，我要把你五马分尸！”烧不烂双目瞪得牛眼那么大，怒道，跃身便向刘闻飞扑去。

“拳师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。”刘闻飞声音未落，手执的竹竿对准烧不烂的

双眼一提，抻入竹筒里的沙子足有一斤多，“嗖”的一声撒在烧不烂的眼睛鼻梁上，牛眼大的眼睛里满是沙子，睁也睁不开了。烧不烂顿觉天旋地转，钻心的痛，蹲在地上双手狠命地擦着双眼，泪水像雨点般的落下。

刘闻飞跃步上前，抡起竹竿对着烧不烂的头脚腰肩便狠命地挥打着，“噼啪扑，噼啪扑”，雨点般的打得烧不烂头肿脸黑。

烧不烂抱头又抱脚，躲也不得，跑也不是，要头不要屁股地蜷曲在地上，“哇哇”地抱头求饶着。

“还敢不敢？还敢不敢？”刘闻飞边打边叫着。竹竿打成赶鸡扫，还在狠狠地打。围观的村民在喝彩，小孩们高声地嚷着，“打得好！打得妙！”

“不要打不要打，我不敢了。”烧不烂双手抱着脑袋像只鸡啄食似的求命了。

“打得好，打得妙，这个狗拳师瞧我们不起，给我们狠狠地打。”阿明、阿贵、阿春奔上前助威说。有的撒头，有的拨沙，如同黄蜂刺死牛。

烧不烂被打得鼻青脸肿，眼睛赤黑，满脸泪痕，夹着尾巴往外爬。他东倒西摆，好不容易摸回拳馆里去，狼狈地拾着行李，挽着筐篮子灰溜溜地离开了四和村。

村童们像欢迎英雄凯旋，拥着刘闻飞欢呼雀跃地回村里去。

刘闻飞回到家里，爸爸黑着脸坐在正堂上。

“爸爸，我回来了。”刘闻飞兴高采烈地说。

“飞仔，你天天惹是生非，我们这个家保不住了。”爸爸沉痛地说。

“爸爸，我决不会给你丢脸。武状元是我最好的老师，我一定把他的功夫学到家，保住我们的家。”刘闻飞说。

“家家家，我这个家给你毁了，给我滚出去！”爸爸一蹦三尺高地吼道。

“爸爸，我今后不敢惹事了。”刘闻飞低着头说。

“给我滚！”

“爸爸，我不能没有你呀！”刘闻飞双膝跪下哭着说。

爸爸见儿子哭泣得这么凄切，把儿子牵起来，抚摸着他那溜圆的脑袋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飞仔呢，我们的家保不住不要紧，烧不烂是无情的，你可曾知道，烧不烂是深圳地区的七哥头，跟着他的烂仔如苍蝇纽牛屎。不知他敲掉了多少人的脑袋，军警迫得紧，他到四和村来歇歇脚的。他定要回头寻仇的。你如有三长两短，爸爸留命也无用啰。”爸爸担心地说。

“爸爸，武状元老师教了我一套功夫。烧不烂的功夫我看透了，我才不怕他

哩。”刘闻飞说。

“明枪能避，暗箭难防，明天我带你去舅舅家里躲一躲。”爸爸无可奈何道。

刘闻飞听爸爸说要把他送到舅舅的家去，高兴的蹦起三尺高，说：“爸爸，什么时候去舅舅的家？”爸爸说：“拳师在暗处，我带你马上去舅舅家避风险去。”

刘闻飞的舅舅名叫张和贵，身高六尺，额阔体健，勤耕勤作，是个老实的山民。他家住在青山绿水间，山上种菠萝，山腰种杨桃，夏日荔枝红似火，菠萝梨子满山香。这还不是刘闻飞的理想王国，更为吸引他的是山上的绿头翠、白额头、鹁哥、画眉等数不尽的鸟儿，还有一口碧绿碧绿的鱼塘和那山坡下一个宽阔的沙滩。小时候爸爸常带他到舅舅家里去。沙滩上筑沙堤，鱼塘里摸鱼儿，树林掏鸟窝，他玩得真不想回家去。如今爸爸要带他到舅舅家里居住，刘闻飞恨不得长上翅膀飞到舅舅的家里去。

(三)

夜，黑沉沉地把四和村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山不见山，地不见地，村民们沉浸在甜密的梦乡里。此刻，山外有几个黑影手执大板刀，肩搭着大麻袋，摸着黑穿山过岭地向四和村走来，个个宛如怕踩死地上的蚂蚁似的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。走在前头的那人“啪”地一声摔进路旁的深沟里，响声惊动村边的狗儿“汪汪汪”地叫。

摔在深沟里的正是那个刘闻飞打得遍体鳞伤的烧不烂。他给刘闻飞打败后走村访寨，招来一帮烂仔，准备今夜把刘闻飞父子俩剁成肉酱装进大麻袋里丢到大海去。烧不烂在深沟里沉沉地呻吟着。烂仔们好不容易摸黑下去。烧不烂摔进石缝里，左脚给一块大石压住。烂仔们抱住他一拔，烧不烂惨嚎一声出了石缝，然而那脚上鲜血淋淋了。他强忍住疼痛站着。

“师傅，你跌得那么惨，痛吗？”烂仔道。

“这点伤怕痛，那还能当你们的师傅吗？快，帮我把这药敷上。”烧不烂取出一包刀伤跌打药递给一个烂仔说。这一烂仔名叫阿木，他把烧不烂的伤包好，轻轻地扶着他上路。

“师傅是个熔炉里练就的硬汉，不用你们扶。”烧不烂强作硬汉地说罢一蹬三尺高，要给烂仔们一个架势看看，殊不知才登了三级又摔了下来，这一下真的

站不起来了，抱住膝盖流泪，幸得天黑地暗，烂仔们看不到他的惨相。

“师傅，怎么啦？”阿木急切地问道。

“只不过折了骨节，牛鼻狗头你两个抱住我的腰，阿木拉住我的脚一拉就好。”烧不烂咬着牙根抱住伤腿说。

烂仔们有的促脚，有的抱腰，箍着烧不烂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一拉。不拉还可，一拉痛得烧不烂叫出鬼声来了，吓得山鸟“碰碰”地飞。

“师傅，你是个铁打的硬汉却是个泥作的嘴，我见你从来不叫苦的，今夜为何叫得这么惨？”牛鼻捂着嘴笑着说。

“今夜我练喉音嘛，山神鬼怪听了都走开。看，师傅没问题了。”烧不烂强站起拍着胸脯说。

“师傅，村里的狗又咬起来了。你看，农舍里已有三几家的亮灯了，村妇都出门挑水浇菜。我们要不声不响地抓住刘闻飞父子俩，来日不迟。”狗头说。

烧不烂听后沉思着：狗头不失为狗头军师，那次打劫合兴和米店，不是他的计策我就丧了命了。我的脚再也走不动了，如果给四和村人抓住，那就一生不用做亚旦。

“狗头军师说得好，我们改日再来杀他父子俩。进山去。”烧不烂顺水推舟道。

天朦朦亮，烧不烂一跛一瘸的领着烂仔们向茂密的山林溜去。

翌日深夜，烧不烂又领着烂仔们不声不响地摸进四和村，穿街过巷，好不容易找到刘闻飞的家门。门紧紧地锁住。幸得这间土屋子不高，窗户的木质朽了半截，烧不烂伸手轻轻一摸，窗框就脱了半，再轻轻一动，整个掉了下来。他指挥着烂仔一个一个地潜入屋里去。烧不烂站在外面望风，他轻声叫烂仔们把刘闻飞父子俩剁成肉酱后装进大麻袋里传出来。烂仔们进入屋里，好像老鼠偷食似的左瞧右看看，连蚂蚁穴也找遍了，都找不到那刘闻飞父子俩的踪迹，他们又像天光老鼠似地从破窗里探出头向烧不烂汇报情况。烧不烂不服，他潜了进去，这摸摸那看看，一张破床两张烂凳，屋子没五尺宽，他们能藏入地洞里？烧不烂以为屋里有地洞，他一脚落地，如锤下土，泥土陷入一寸，地下没有洞穴的迹象。又一拳击在墙上，掉了一片尘土。“他们真的是神仙吗？这么小的屋子藏下两个鬼？”烧不烂自问自答。望望屋顶，看看地下，屋子里阴森森的，他浑身起着鸡皮疙瘩，好似有厉鬼缠身，慌慌张张地叨念着向窗外爬去。烂仔们也跟着爬了出来。村上的狗又咬起来了，烧不烂领着烂仔们失魂落魄地溜出四和村。

三番五次地进入刘闻飞的屋子里，还是不见刘闻飞父子俩的踪影。烧不烂天天领着烂仔们在四和村的山坳里张望，寻找着刘闻飞父子俩的踪迹。他哪里道，刘德兴领着儿子已到妻弟张和贵的家里去了。

又是一天，落日西沉，行人稀少，山坳草丛中的烧不烂远远望见一个人儿从山走来。这个人头戴竹笠，肩搭布袋，个子矮而结实。他就是刘德兴，离家八天了，今天才回村里来。烧不烂一见刘德兴，便像饿虎见了肥猪，恨不得一口把他吞进肚里去。近了近了，烧不烂大喝一声直往刘德兴奔扑而去。烂仔们有的拿刀，有的握斧，“哗啦啦”地围了上来。

“不准动！”烧不烂喝道，“把他抓住！”

刘德兴一看，烧不烂手执扳斧堵住正道，他拔腿更往后跑。烂仔们四面散开，把刘德兴围住了，左走不得，右逃不成。阿木一手搭住刘德兴的肩膊。刘德兴一翻身，阿木只抓住他肩上的一个破布袋。刘德兴年方四十，气壮如牛，他一跳一跃冲出重围，急匆匆地往山坑里奔跑。烂仔们有的飞拳，有的掷石，石块如雨点般地往刘德兴的头上打去。

“我要活的，我要活的，要叫他死得明白。我要叫他交出儿子来。”烧不烂急切地连声道。

跨沟越涧是刘德兴的本能，因为他长在深山，砍柴卖草，练就了一身攀枝越崖的本领；攀涧，绕山湾，爬峭壁，烂仔们想抓住他？他像条泥鳅，眼看一手给烂仔抓住，他一溜烟又穿入石洞里。这头进，那头出，又给烂仔们堵住。眼见跑不了，七八个烂仔围上来，他“呼”地一声往深涧旁的一棵古松扑去。你看这棵苍松有多大？叶盖如伞，遮住半壁山崖，树干十丈，足有打禾桶那么粗，三条壮汉也围不过它的身躯，松壳像瓦片一样覆盖着全身，树身直伸向高空，高高的树杈里有个大鸟巢，可藏一个孩童，这是苍鹰繁衍的巢穴。往日刘德兴到这里砍柴，他不用带菜，拿个锅与盐米，要做菜时，苍鹰已给他送来了，他上树如登梯，爬上去取苍鹰抓来的鲜鸡做菜，美美地吃上一顿才去砍柴。四和村的人说，要吃鸡肉去找刘德兴，但全村没一人敢攀登这棵高不可攀的古松，苍鹰抓进鸟巢里鸡只有刘德兴独享。你看，刘德兴跑到这棵古树下，烂仔们也追了上来。刘德兴一跃，手脚如有粘性似地把松皮抓住，“的哒的哒”，如同蜥蜴爬干。刘德兴逍遥自在地坐在高空上了。烧不烂站在地下气得瞪眼吹须的。可惜刘德兴手里没有铁板石块，如果他手中有这般武器，定能把烧不烂的狗头砸个稀巴烂。

夜幕降临四野。烧不烂抓不到刘德兴，他来个空城计，悄悄地叫牛鼻狗头、阿木藏匿在草丛里，他领着大队人马骂骂咧咧着往外走去。

山寂人静，刘德兴以为可安全回家了。不，家不能回，要拐回妻弟家里告知儿子，不能回家居住了，叫儿子在舅舅家里切莫外出，深圳立不住脚，他准备离开四和村去得香港谋生。夜半更深了，刘德兴悄悄地从树上溜了下来，正往回走时，“呼”的一声三个黑影往他猛扑上前，牛鼻捉住他的衫尾，狗头抓住他的头发，阿木把住他的腰肢，三人把他按倒在地。有其父有其子，刘德兴也有两手，他两脚一蹬一缩，对准牛鼻的鼻粱上一脚，这一脚非同小可，把牛鼻踢得晕头转向地仰倒在五尺外。再一脚对准狗头的阴部踢去，狗头像头被宰的猪嗒倒在地。他一弓身立起，吓得阿木真的像杆木棍，刘德兴顺便跑。藏在山坳里的烧不烂听到惨叫声，他以为抓住了刘德兴，领着烂仔“呼啦啦”地赶上来。一看，牛鼻鼻血横流，狗头卧倒在地，睾丸已给刘德兴踢破，不死他那个东西也报废了。

“抓刘德兴去！”烧不烂大叫一声，烂仔们直追刘德兴。然而，这里的山哪里有个凹刘德兴都了如指掌，天黑地暗，他转了几个山弯就不见了。

一天两天，三天四天过去了，烧不烂为了捕捉刘闻飞父子俩，他们日宿山林夜进村，还是见不了刘闻飞父子俩。烧不烂贼眼一转，想起了那刘闻飞的青梅竹马李春娟。李春娟年方十五，长得高挑而清秀，是村上一枝花。李春娟是村中老大李有和的独生女。要知道，自从闻飞失踪后，李春娟食不甘味，夜夜饮泣。本来嘛，闻飞是个穷哥儿，春娟是个富家妹，闻飞哪敢高攀。然而，春娟对他爱得如痴如醉，有好吃的往他家里送，甚至把爸爸送给她的钻戒也交给闻飞保藏，还大大咧咧地进闻飞的家里吃饭。几日不见刘闻飞，她如何不悲伤流泪啊！又听说烧不烂要把闻飞剁成肉酱，她更为悲伤。烧不烂在四和村设拳馆数月，他对刘闻飞与李娟春的情谊已早有所闻。走了和尚走不了庙，如果把李春娟抓了，刘闻飞必然出现。如今又囊中如洗，今晚行动，财色兼收，何乐而不为！就此，烧不烂领着烂仔们摸黑进入李有和的家。李有和的妻子探娘家去了，家里只有李有和父女俩，他与女儿各住东西厢房。歹徒撬窗而入，李有和一听“嗖”地坐起，还未待他穿上衣服三个烂仔便把他擒住，堵住口，四脚八绑着丢在一旁。烂仔们翻箱倒柜，把李有和的钱财洗劫一空。李春娟在偏间吓得躲在床底下缩作一团。烂仔们左寻右找，见没有人，便走出来向烧不烂汇报。烧不烂见找不到李春娟，他叫牛鼻进入去再搜，牛鼻进去发现李春娟躲在床底下，一手把她拖了出来，一看是个靓女，牛鼻揪住李春娟的衣领推到烧不烂跟前。

“师傅，我把她抓来了，你看她多漂亮，正好做个压寨夫人哩！”牛鼻说。

“兄弟们，我们吃的有了，把她一起带走。”烧不烂说。

烧不烂押着衣衫不整的李春娟出到门庭，叫烂仔们把屋子放上一把火，领

着烂仔们押着李春娟溜出四和村。

李春娟回望着家里熊熊烈火，她想着爸爸还在屋子里，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着往回走，烧不烂抱她，她一口把烧不烂的手咬破。

“丢哪妈。”烧不烂给了李春娟一记脆亮的耳光，李春娟跌倒在地，烧不烂又踏上一脚凶狠道：“不知好歹的臭婊子，抓不到男的，女的也不给她留着，把她装进麻袋里去，扛到大海丢掉！”

“师傅，好好的一个美食，把她丢掉太可惜呀！还是留着当压寨夫人吧。”阿木说。

“好，你们把她抬着走。”烧不烂说。

烂仔们一听，七手八脚扛起披头散发的李春娟直往村外的林间而去。李春娟的哭声渐渐地消失在深山密林里。

几日来，刘闻飞不敢离开舅舅的家门半步。今日清晨，他步出门庭，望着青山绿水，咬着牙根滴着泪。爸爸别了他去了香港，有家不能归，又听说李春娟给烧不烂抓去，有和叔生死未卜。刘闻飞的情绪稍微有了好转。要报仇，必须把功夫学透，非把那个烧不烂剁成肉酱不可！然而，那个烧不烂劫了钱财，又得了美女，落草为寇了。

(四)

刘敬龙一觉醒来，村中传来噼噼啪啪的爆列声。他“骨碌”一声跳下床推门一看，李有和的房子已淹没在火海里，火光照得四和村一片透亮。他啥也不顾，拔腿便往武术馆飞奔。刘敬龙腿长臂实，不需一口气便来到武术馆里，拿起大鼓摇动起来。鼓声如号令，四和村的青年们听了鼓声从四处奔来。

“我们救火去！”刘敬龙边擂鼓边高叫，领着人们直奔火场。

烧不烂拖着伤腿领着大帮烂仔走到远离四和村的远山脚下，他听见击鼓声与刘敬龙的呼叫声，心冷了半截。要知道，烧不烂深知刘敬龙是个飞毛腿，离他一千丈的人不用一口气就能抓到。前进是悬崖峭壁，后退有飞毛腿堵路，烧不烂像只无头苍蝇了。烂仔们听了鼓声狠命地往崖壁攀登。不一会，只剩下烧不烂和阿木押着李春娟呆在山崖下。

“钱财都给他拿跑了，偷鸡蚀把米，如果给刘敬龙抓住了一生不用做阿旦

啊！”烧不烂望着高不可攀的山崖默念着。

“爸爸呀我的爸爸呀！我给烧不烂抓在这里啊！敬龙哥快救我啊！”李春娟听见刘敬龙的声音，望着浓烟烈火悲怆地呼叫着。

“丢哪吗，我非把你剁成肉酱不可。”烧不烂忍着伤腿的疼痛，弯腰拾起一根木棒对李春娟打去。

“师傅，他是个再好不过的压寨夫人，又年轻又白嫩，世上难找咧！”阿木一手托住烧不烂手执的木棒说。

烧不烂三十有五了还单身四处游荡，早想有个美人在身边。看他那形状，脸像多边形，额上皱巴巴的，说话时眼眨鼻抽，左耳朵给人打掉，怪难看的。想着同这样的人共床心都寒，哪个女人见他那怪状都丢魂啊！烧不烂听阿木一说想起自己的身世，审视着眼前的美食，手执的木棒轻轻地放了下来。

“妹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，乖乖地跟着我，要什么有什么。”烧不烂右手托着李春娟的下巴，左手摸着她的秀发轻声说。

你可知道李春娟的辣劲，谁伤害了她，她就与你拼个死活。李春娟望着村中淹没在火海里的自家房子，想着爸爸正在火里，怒火从胸中冲起，拾起烧不烂丢下的木棒，对准他的伤腿一扫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烧不烂卧倒在地上了，连宰猪样的声音也嗥不出来了。阿木弯腰去把他抱住。李春娟拔腿便跑。正在这时，一条山藤连同一个猛汉从悬崖直泻而下，他就是牛鼻。牛鼻一看烧不烂仰倒在地，他手握山藤说：“师傅，我从高空沿着山藤坠下来。我让你攀登上去。”

“牛鼻，你不用理我，你……你……你快去把她抓回业。”烧不烂有气无力地说。

牛鼻听了李春娟跑了，他拔腿便追。

“救命啊！我给贼佬抓了啊！”李春娟撕心裂肺地呼叫着奔跑。

“敬龙，远山脚下有人呼救，我们救人去。”刘远明说。

“有和叔的家快烧焦了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我们先救火去。”刘敬龙话音未落已奔火入火海。

人们一听，有的拿桶取水，有的手执长棍，棍打水泼，把火海围得水泄不通，喊声扑火声响成一片。阿明阿贵阿春这帮少年最为卖力，他们想着李春娟在火海里，想着一齐上学，一齐玩耍，一边泼水，一边流泪。人多势众，火很快扑灭了。屋子烧剩半边西北角。刘敬龙纵身越墙而入，他左瞧右看，发现李有和被四脚八绑着蜷缩在旮旯里，早已奄奄一息了。刘敬龙蹲身下去呼唤有和叔，他只是微微地呼吸着。刘敬龙抱起李有和便往外跑，正好与阿明阿贵阿春碰个满

“你们找什么？”刘敬龙说。

“找我们的同窗好友李春娟，几天来我们与她四处找刘闻飞，想不到她死在火海里。”阿明说罢哭了起来。

“你们找吧，我先把有和叔救活。”刘敬龙说罢抱着李有和往门外走去。

阿明、阿贵、阿春哭叫着，屋角四处找遍了，找不到李春娟的踪迹，他们更加悲伤了，一滴滴泪珠落在未灭的灰烬里。他们忘了烫手灼脚的疼痛，用手扒，伸脚踢，还是找不到李春娟的影迹。

“春娟啊！你死得多可惜啊！”三个少年流着泪齐声悲嚎着。

刘敬龙把李有和抱回自己的家里，轻轻安放在舒适的床上，给他饮水，给他按摩。一伙人围了上来，个个心急如焚地盯着李有和。李有和经过刘敬龙细心护理，慢慢地睁眼一看，惊奇地说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有和叔，这是我的家”刘敬龙轻声道。

“敬龙啊！你救了我这条老命无用口罗，我的春娟给烧不烂抓去了啊！”李有和坐起抱住刘敬龙悲嚎着。

“春娟还活着？”阿明阿贵阿春三人听了不约而同地惊讶道。

“春娟给烧不烂抓去？！”刘敬龙惊奇地瞪着两眼道。

“是，就是那个教你们拳脚，给刘闻飞打跑了的那个烧不烂，火烧成灰我也能把认出来。就是他，他劫了我的钱财，抓去我的女儿还不死心，还放把火烧掉我的屋啊！你求活我也无家可归了。”李有和越说越悲伤，老泪纵横了。

“有和叔，不要悲伤，不要流泪，男人流血不流泪。我们在救火前听见村外的远山脚下有人呼救，可能是春娟吧，你在我家好好休息，我带青年去把春娟救回来。”

“我也要同你们一齐去抓那个黑心黑肺的烧不烂去。”李有和说。可是，李有和烧得太重，命不保夕了，怎能站得起来。

刘敬龙领着大队人马打着火把向村外的远山脚下追去，火光把黑夜照得透亮。

再说那个牛鼻，他把李春娟抓了回来。牛鼻用山藤绑住烧不烂的腰肢，叫阿木托住烧不烂的屁股。牛鼻拉动山藤，山崖上的人便知道下面的动作，拉动山藤往上升。阿木托住烧不烂一级一级攀登。贼有贼计，就这样，烧不烂被送上山崖去了。

牛鼻看着烧不烂与阿木上去了，他把李春娟的嘴堵住，再用芒草绞成绳子